

褚威格的小說組織

：雨
白：

褚威(愛)格(Stefan Zweig 1881~1942)的道德意識是很深重的，他的作品到處充滿了濃厚的同情和愛憫。他以精細的分析技巧去探索人類的內心，在觸及人性罪惡的時候，他仍然「懷着寬容的態度，絲毫嚴酷的譴責也沒有。他甚至以第一人稱自述的方式讓他的人物自我表白，不但很自然地讓罪人說出值得同情的原委，而且安排罪人成爲一個遭受良心追襲的弱者；他的罪人是自卑的，隨時隨地暴露出內心的狂亂和不安，無時無刻不想彌補自己的罪過。這在「蟲」(「馬來亞的狂人」)一文中可以很明白地看出來。

他毫不忌諱地把道德良心放在作品中最明顯的地方，甚至以文字直說出來，這是相當冒險的，不但容易使作品淪爲浮濫的說教文章，而且往往在無形中使作者受到羈絆，甚至損害作者正確思索的能力。像三島由紀夫是絕口不提道德的，「美德的動搖」一書中，實際上談論的是跟道德無關的問題；在「金閣寺」一書中，三島由紀夫那種全心全意，集中精力去闡述美感的態度是很令人驚異的，他彷彿在沉醉中把道德完全忘懷了。蒲爾惹(Paul Bourget 1852~1935)便不相同，在「哲學家的弟子」一書中，他很明顯地把道德文字放在作品裏，結果弄到可笑膚淺的地步；這本書是沒有什麼價值的，雖然剛出書的時候在法國造成很大的騷動，可是這或許是因爲書中充滿了造作的緣故，這種造作通常是很適合青少年的胃口的。

沒有一部偉大的作品不是包含着寬廣的愛的，可是明白陳述道德的傑作却很難得。在褚

威格的作品當中，有些極為成功，有些表現平凡，有些顯然是失敗了。在「看不見的珍藏」一文中，一位古董商在戰後貨物來源艱難的時候，打算去尋訪從前的老主顧，看他們是否肯出讓一些。他找到一位退休的老兵，那老兵已成了瞎子。住在小鎮的簡陋屋子裏，雖然生活困苦，却對他的收藏抱着固執的鍾愛。他的家人暗中把收藏賣了來維持生活，他依然毫不知情，每天花幾個小時去撫摸那些空白的紙張，快樂得像是真的看見了自己珍愛的名畫一般。古董商受到老兵家人的請求，在老兵事先表明不願出讓而邀請他共同欣賞收藏品的时候，便極力運用他的知識去附和老兵的讚美，竟使老兵由快樂轉為狂熱，他的家人見狀也不禁淚水直流。臨別的時候，老兵從樓上的窗口探身出來，以瞎了的眼朝前張望，搖着一條手帕，像小孩子似地向古董商道別。這個構思是很出色的，但還不到巧妙的程度。而在「奇遇」一文中，敘述一位富有的獨身男子，利用他的財富度過豪華富麗的生活；不但在物質方面如此，而且在藝術文化方面也是如此。一天，一個污穢的小女人向他兜求交易，他竟像被催眠了似地想像成有人正向他求愛，覺得在那樣可愛的夜晚，既然有人肯上前來親近他，就不能讓她離去。他看出那女人的瘦細和病弱，滿嘴壞牙齒，衣著不合身，沒有誘惑力可言；本來竭力不想看她，後來又跟她手挽手走進漆黑的小樹林。依照褚威格的企圖，這種行為是因為那男子心靈空虛而又憐憫那女人的緣故，其實是褚威格作繭自縛罷了。接着跟來兩個男人向他勒索，褚威格把那兩個流氓描寫成良心未泯因而畏縮的人，而讓那富有的男子期望對方要多些錢，最後是流氓不好意思太多，假裝多要一些的時候，跟他們同夥的女子竟責怪起他們來了。富有的男子覺得有人同情他，心中大感安慰，而且流氓並不動手搶錢，他從皮夾取錢的時候，他們把眼睛望向別處，使他覺得自己跟他們之間已有默契，不再爭鬭，而彼此互相了解信任。他遞出他們要求的數目，他們羞愧地道謝，他因他們的羞愧而不安。最後褚威格還加上一段說教文字，這篇作品實在慘不忍睹。

可是在「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」和「蠱」這兩篇作品中褚威格的表現是很卓越的；從整體的構思，段落的組織，到細節的安排，無一不是先後呼應，完全配合的。這兩篇作品的結構嚴密得如同機械中的齒輪，轉動起來的時候，一個齒輪帶動另一個齒輪，在不同大小的齒輪當中，彼此齒數的多寡及因倍的關係，早被褚威格精確地計算好了。有個很特出的情形，在「蠱」一文中，褚威格藉故事中的角色說出幾段有關責任的議論，本來是應該避免的，可是在這篇作品中，正好符合那人物狂亂的情緒，反而可以表現出他在極度抑壓下產生的衝動。而且這些議論除了作為相當合適的開端及結尾以外，在文中斷斷續續地出現，對於情節的進展也是很有助力的；一方面緩和一下激烈的情節，一方面重整旗鼓，把讀者引入更深的進展。

將褚威格的構思及描述路線跟別的作家比較一下，是相當有趣的。對於人性的病態或罪惡，褚威格差不多一定會讓他悔悟，安排他如何贖罪，雖然結局不一定很完美。莫泊桑（Guy De Maupassant）就不同，他本來是有幽默感的，可是他又正直不阿，不平的現象一觸怒他，這兩項性格便彼此衝激在一起；他不以嚴厲的言辭正面指責，也無法平心靜氣地嘲諷一下，他多少會動起一些肝火，然後辛辣地譏刺一番；他經常是站在女人的陣線上，為女人打抱不平的。至於中國的作家便很少有幽默感，雖然也有「儒林外史」這種諷刺小說，可是吳敬梓描寫是不過是一齣鬧劇，實在比不上西方的諷刺技巧。隨便舉個例子來說，對於拾遺而私藏起來的人，褚威格會讓他一時萌生貪念，後來為良心的譴責所苦，終於負起一個重大的行善責任；莫泊桑會安排一位素行高尚的人為小便宜動了心，作出一些可笑的事情；吳敬梓會讓一個窮鬼發了橫財，像小丑一樣地狂歡起來，露出暴發戶的嘴臉。

吳敬梓大概會這樣寫的：

……話說王童生從丈人的家裡出來，走不多路，一不當心，叫地面的石頭給絆倒了，跌個狗喫屎；掙起來，滿臉黃泥，正待發作，忽然發現絆脚的那裏是什麼石頭，正是一錠五十兩的大銀子哩！於是兩隻細眼頓時睜成銅鈴一般，伸手去拏，捧到手中，沈甸甸的；不看便罷，看了又看，大笑一聲：「噫！好了，我發財了！」說着，往後便跌倒，忽地痰湧上來，不醒人事。昏了半日，漸漸喘息過來，自己心裡道：「莫非這是財神爺差人送與我的？我王學道窮了半輩子，怕不就要從此翻身了。前些日子，我在集上踢了李鐵嘴的相命攤子一脚，他便咒我命中帶尅，註定要潦倒終生；而今總算出了頭了。我王學道這一雙眼睛可是認得人的，偏有那些沒見識的小人，硬說那屁鬼的鐵嘴靈驗，還奉承他是李半仙；如今可先要去罵他個狗血噴頭，把那爛攤子攆進糞坑，教他以後少亂開鳥嘴。」爬在地上，就磕了幾個響頭，將銀子揣在懷裡，歡天喜地的走了。……

莫泊桑大概會這樣寫的：

……宮德朗·若瑟·特·西月洛和往常一樣，沿着那條綠蔭蔽天的小路作他例行的晨間散步。陽光溫煦地投射在路外的青草地上，空氣裏飄送着醉人的桂花香；他高傲地挺起胸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鮮的帶着花草香味的氣體，臉上露出無限滿足的神情，這種至高純淨的心靈享受是任何環境所無法剝奪的。他度過了二十年的學院生涯，却永遠擺脫不了窮教授的身份。我們每個人是生就具有一切人類共同的嫉恨的感情的，可是有些高尚的人士，總能憑藉特殊的修養和理智來調和這種有毒的情緒；對於那些濫用權勢的議員和作奸犯科的商賈，不為他們奢華糜爛的生活所打

動，宮德朗·若瑟·特·西月洛的應付之道便是——每天清晨趁他們還沉睡不醒的時候，獨自出來盡情消受他們所無法領略的清新空氣。他沿着小路緩步前進，忽然停了下來，離他脚前一步遠的路旁，在草地的邊緣上，端端正正地躺着一個皮夾呢！他想繼續前進，却一直沒有舉出任何一脚，他的全身，從頭頸到兩腳都是正直的，那雙富於光輝的眼睛，却低垂下來睥睨着地上的皮夾，那是一個修飾得很精緻的皮夾，可是却暴露着卑俗的市儈氣。停了半晌，他終於走向前去，優雅地彎下身軀，甚至不先觀望一下有無旁人，便將皮夾拾起，很快地從細縫裏看了一眼，裏面像是一疊厚厚的法朗。他輕輕地拂去塵土，把皮夾放進衣袋裏，動作自然地像是撿起自己掉在地上的皮夾一般。「我這樣做不愧對良心嗎？」他在心底自問道：「我的人格，我的尊榮，我向來所賴以自負的東西，難道要讓它毀之於一旦嗎？」可是隨即爲自己辯護起來：「這是一個商人的皮夾罷？即使不失落，也會在一夜之間花光罷？這些錢也不見得是以正當的手段賺經濟下流進他手中的取來的，我的貢獻是遠超過我的待遇的，說不定我的份內所得便是在不合理的社會，……還是不想了……皮夾裏到底是多少？……我用來作什麼才好？……一定要用得有意義，買些實用的東西嗎？我最需要什麼？……禮服！對了，一套上好的禮服！下月初出席會議發表演說了，穿上高雅的服飾，信心也會增強的。……可是錢是多少？……應該夠罷？……」宮德朗·若瑟·特·西月洛現在已經無心散步了，只想快些回去點數皮夾裏的鈔票，可是散步的路程還沒走完一半呢！又不能匆匆折路回去，女傭會詫異的，幾年來風雨無阻的習慣怎可在女傭的面前破壞？他又患得患失地擔心皮夾裏的錢數過少，於是開始急躁懊惱起來，本來嘴上那筆美好的髭鬚，此刻却顯得黯淡無光了。

至於褚威格，他大概會這樣寫的：

……我實在不知道如何告訴你我那時候的真正的心情，真的，最初我真的是——都不在意的，我以爲那不過是小女孩的玩物，它躺在地上，顯得又舊又老，毫不稀奇，可是……可是如果你一定要認爲我在意識深層希望它有些價值，我也只好承認的，不過最主要的……是我有點好奇，我真的是因爲好奇心在作祟的緣故。我告訴你，我的一家私營機構當高級職員，不但不愁衣食，而且還略有積蓄，我有一個溫柔的妻子和一個天真可愛的獨生女兒，我的家庭生活太完美了，有時候反而會胡思亂想，擔心萬一我臨時去逝，我的妻女不知要如何相依渡日。我爲什麼要告訴你這些呢？這跟我的過錯有什麼關係呢？等我把話說完，你便可明白了。總之，我好奇

地把它從地上撿起來，一路上放在手中把玩，忽然我發覺路旁有一家珠寶店，我的好奇心又來了，爲什麼不拿進去估估它的價值呢？雖然可能它一文不值，我將十分難堪，不過，那有什麼關係？反正店員不認識我的。我可以自己先猜個數目，再跟估出來的價值比較一下，看看相差是多少，我猜是兩三個馬克罷，最多也不會超過十個馬克罷。可是那店員告訴我多少？十萬馬克！他說：「先生，這首飾上的寶石不是劣品；可是這飾鍊是老式的，現在不流行了。我只估寶石的價值，大約是十萬馬克，如果您想作交易……」我一聽價錢，便說不出話來，店員再說些什麼，我全不知道，昏昏沉沉地接過首飾，也不知道是如何走回家裏的。……我整夜無法闔眼，丟掉首飾的究竟是什麼人？富有的孀婦嗎？年輕的少婦大概不會有這種失時的飾物罷？但如果她母親遺留給她呢？如果有一個母親生了重病，要她年幼的女兒拿去典賣應急呢？……我越想越不安，幾乎要叫出聲來。現在我怎麼辦？把它放回原來的地方嗎？不行！去尋找物主嗎？到那裏去找呢？躲在原來的地方觀察有沒有神態可疑的人嗎？……啊！我簡直像是掉進一個不克自拔的泥沼，越掙扎，越使身體下陷，……啊啊……

剛才我穿插了一些題外話，現在應該回來討論本題了；現在開始分析「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」和「蠱」這兩篇褚威格最成功的傑作。我是參照純文學出版社的中文譯本，書名是「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」，譯者是沈櫻，雖然中文譯本又是從英文譯本轉譯過來的，可是現在我們討論的是內容和結構，應該不受什麼影響才對。

先看「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」：

要了解這篇作品究竟巧妙到什麼地步，不妨先把褚威格的目標及構思的內容排列出來。很明顯地，褚威格在這篇作品中，是捕獲了所謂天才的內心的秘密，他像一個溫和的獵人，輕巧地生擒了一個天才的靈魂；他譴責男子的薄情，對於痴心的女子深致同情，而且還有讚頌的意思。這項技術，莫泊桑最拿手了；褚威格在本文中的表現也不弱。

褚威格推出一位少年成名的作家，藉着小女孩的想像，說他是一個被財富、榮譽、和神秘所包圍的人。他的外表整潔，英俊瘦削，神采奕奕；上樓的時候，帶着少年人的輕快，兩級一步地跳上去。在他的訪客當中，有服裝不整的青年學生，有坐着汽車的貴婦，有歌劇的大導演，還有像是在大學讀書的女孩；在所有的訪客中，大部份是女性。他無意征服所有的女性，但由於對異性的敏感，他的眼光一落到女人身上，便立刻充滿柔情，那特別的眼神，是一種愛撫，一種迷惑，一種能立刻深入人心，使人無法抗拒的天生魅力。他鄰居的女孩長到十八歲的時候，從茵斯布拉像小鳥般地飛回維也納，在她的故居附近徘徊，爲的是想遇到

他一次，望見他一次。他不知道她是什麼人，可是第二次一同走在路上的時候，他的表情是一種友情的驚喜，唇邊浮起微笑，從她的身旁走過，忽然放慢了腳步；他走到她身邊，熱忱地招呼，好像他們是老朋友。他邀她到小餐館吃晚飯，表現得很溫柔機智，沒有急切的追求，沒有鹵莽的舉動；一開始，他就顯示出一種友情的自信。那天晚上，他帶她的寓所同宿一夜，臨別的時候，他從書桌上藍水晶瓶內取出四朵白玫瑰給她；一連三夜。第三天晚上，他說他有事要離開維也納一些日子，必須跟她暫時分離。兩個月過去了，從他窗口的燈光知道他就回來了，可是她一直沒有接到他的通知。幾年後，她成為社交界美貌的少婦，而且早已爲他生下一子，現在是憑藉她的美貌來換取華貴的生活。她在舞廳裏遇到他，他同幾個朋友在鄰桌用一種讚美而貪婪的眼光瞪着她，最後他上前來，向她這位陌生的美麗少婦搭訕，帶她到家中，又共度了歡樂的一夜。第二天早晨，他對她說，他就要出發作長途旅行，大概要在北非洲住兩三個月；不問她姓名，也不問她的住址。這位痴情女子還一再以言語來暗示他，希望把蒙住他記憶的遮蓋打開，甚至以感情強烈的聲音來打動他。他驚訝而溫柔地望着她，把手搭在她肩上說：「美好的東西是叫人忘不了的，我不會忘記妳。」眼睛凝視着她，好像要在心中留個清楚的印象；後來他在她手袋裏放了一捲鈔票。褚威格的這些構思已經很深刻了，他很精確很優美地把他所要指陳的人性表達出來，可是還不肯罷休，又藉着少婦的來信，道出一個天才的雙重人格的特性：說他是智慧和熱情的奇怪的糅合，完全地沉醉在歡樂中，完全地獻出自己的身心，事後又立刻若其事地全然忘記；說他是好心腸的人，隨時願意給人救助，會爲一句話去幫助不認識的人，做起好事來非常慷慨大量，可是却是爲了害羞軟弱而施捨，不是爲了助人快樂而助人。

上面那段敘述是褚威格的主題，爲了巧妙地表達出他的主題，他所耗費的精神是很大的，上述的情節不過是其中的一部份罷了。爲了強調青年作家如何在女孩心中成爲偶像，褚威格排了一些細節：說他未搬來以前，女孩的鄰居是很可怕很殘暴的人；他決定搬來以後，自己一直沒有露面，只讓一位灰白頭髮的老僕人來指揮油漆裝潢的工作，那老僕人一本正經，態度很莊嚴，一望便知道是在大戶人家作事的，對新的鄰居又恭敬，沒有一般僕人的勢利眼；在傢具搬入新居的那天，這位羞怯的小女孩站在門口，一面觀望，一面讚賞；那些印度偶像，那些意大利雕刻，那些大幅的色彩鮮明的畫，還有多到她所不能想像的書籍，她偷偷看了一下書名，很多是法文的英文的，還有她連一個字也不認識的語文的；她猜想他一定是個帶眼鏡，留白鬍子的老人，像她的地理老師一樣，可是後來却發現他竟是個時間不會在臉上留下任何痕跡的人；有一天，他從汽車裏跳出來，他那種昂首闊步而又敏捷的身姿把她吸引住了，看見他就要推門進來，她忽然衝動地走上前去爲他開門，他用一種興奮親切的眼光像

愛撫似地把她望了一下，同時溫柔地微笑着，很斯文很誠意地向她道謝。

在描述那位女孩、少女及少婦的痴情上，褚威格花的心血更大。十三歲的女孩已經很熱切而好奇地窺探起一位青年男子的生活來了，她在大門上的小洞旁邊等待和窺視，她熟知他的一切習慣，他愛用的領帶，和他的每一套衣服；本來對功課漫不經心的，忽然成了第一名，開始讀書到深夜，固執地去練鋼琴，學習縫改自己的衣服，每逢上下樓梯，總用書包遮住制服圍裙上的補釘；從十三歲到十六歲，她甚至做了許多傻事，吻他觸過的門柄，撿他丟棄的煙頭，晚間藉口出去守望他房間的燈光；在她母親再嫁搬家的最後一晚，她四肢僵硬，骨節顫抖地到他門口，掙扎又掙扎，終於按了門鈴，想求他收留她做一個女僕或奴隸，因為沒有動靜，她退回自己的空房，平躺在地上，任憑從門下吹進來的冷風折磨，半夜兩三點鐘的時候，她聽見有人上樓的聲音，她輕輕地開了門，發抖地握着門把手，却發現隨他上來的還有一個女人；從十六歲到十八歲，她跟家人離開維也納到茵斯布拉去，她心甘情願地埋首在自苦和孤獨的幽暗世界裡，買了他的全部著作，讀到可以背誦，在維也納報紙上看到音樂會首晚演唱的消息，她便在想像中跟隨着他；最後她竟在遙遠的地方渴望着委身於他；她已經長成十八歲美麗的少女，堅決地回到維也納，在服裝店辛苦地工作一天之後，每個晚上她又回到老地方去等候他出現；她終於戰慄着，狂喜着，自覺幸福地獻出身體；隨後却讓他輕易地擺脫了；她爲他生下一個漂亮聰明的兒子，爲了讓兒子渡過華貴的生活，她以出衆的美貌同濶人交易，她在內心深處還繼續做着童年的夢幻，她放棄成爲貴夫人的機會，拒絕一位鰥夫的求婚；她跟他又相遇了，他對她重施故技，但她仍是一個陌生的女人，她自覺幸福被敲碎了，極力想喚起他的記憶，結果還是失敗了；最後她的兒子因流行性感冒發燒死亡，她寫下一封沒署姓名地址的信給他，也沒有責怪他的意思，而且自願隨兒子死去。

我所以毫不憚煩地把上面那些情節抄錄出來，是爲了使褚威格在組織方面的傑出表現更加明顯。在男子的神秘性格及女子的痴情熱愛之間，褚威格一方面要表現出女子傷痛和深愛的情緒，一方面要將情節的進展藉信中的敘述轉告讀者；不能太有條理，否則便不合女子哀傷雜亂的心理，也不能語無倫次，使讀者分不清事脈的來源。自始至終，褚威格便一直藏身在陰暗的角落，操縱着情節的進展，敘了一段情節，便讓寫信的陌生女子出來傾吐一段心聲；如此穿插重疊，直到情節交待完了，寫信的女子也頭重發燒，把自己的深情傾述得差不多了。

整體看來，從小女孩長成少女，再成爲少婦的過程，是斷斷續續地順序連貫起來的。在這轉折交疊之間，褚威格用的是什麼方式呢？一開頭，他讓小說家收到一封陌生女子的來信，她莫名其妙地敘述兒子的死亡，把收信人當成知心的人來吐露心事，接着開始陳述她認

識他的經過。以後除了在情節進展途中插入一整段心情的傾述之外，在正當敘述情節的時候，也往往利用機會把較不重要的情節輕輕帶過，或者爲下一步情節的進展開拓了一道先路。大致說來，描述事實和表達感情的文字是完全混在一起的，這種例子在文中到處可以找到，所以我不想明指出來。在段落和段落之間，褚威格有時用發問式的句子，有時用說明式的句子來承先啓後；例如在說出自己靠出賣色相換取華貴生活之前，她先敘述兒子生前的可愛，然後提出「你也許奇怪我怎能給他那麼華貴的生活呢？」以下便如順水行舟了。像這樣，即使本來沒有關聯的事件，褚威格都能巧妙地連貫起來，大部份的段落之間，前一段的末尾和後一段的開端幾乎都是相啣接的，而各自向前向後推移的時候，却是兩件沒有直接關係的敘述；這種技巧使整篇作品看來緊湊結實，使讀者無可抗拒地被導入作品的韻律之中。可是有幾次，信中突然轉了話題，年輕的母親彷彿一時從激情中蘇醒過來，又思及自己死去的幼子；或是反復重述兒子的死亡，或是帶着神往的語調回憶兒子在世的情形。這種轉折除了在表現心理方面有重大的作用以外，從作品的韻律來看，便是一種適時的停頓，重新娓娓道起，逐漸將讀者引上另一高潮。褚威格在進展發生困難的時候，也表現出相當的機智，例如女孩的母親再嫁，準備全家搬往茵斯布拉去的時候，女孩暈了過去，接着是「那以後幾天的情形，我不能一一告訴你了……」。還有在搬家的最後一天晚上，女孩守候着青年作家，半夜的時候，他帶着一位女人回來了，接着是「我真無法告訴你那一晚是怎麼過的……」。其實是褚威格遇上不容易處理的情況了，尤其是後者，褚威格更難下手。由於這種方式使用的次數不多，偶爾一兩次，反而可以增強敘述的力量。

褚威格在這篇作品中所呈現出來的組織，是很難一時說盡的；從整體的構思，情節的想像，到段落的次序，無一不是互相牽引的；有時一條細小的線索竟是引動着作品的核心。或許原文本來的題目就是「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」，大概沒有經過譯者的竄改罷。因爲如此一來，連標題都和內容密切地結合在一起了，幾個字便將主題徹底地顯示出來了。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，褚威格對於人性的犀利分析究竟表現在什麼地方呢？他擒獲了天才的奧秘以後，他如何展示他的獵物呢？他是零散地嵌在作品裏邊的；在描述情節的時候，在少婦唱出哀歌的時候，褚威格便讓那些性格的秘密閃爍一下，片刻之間，又被少婦情愛的波濤所淹沒了。此外還有些更隱密的性格，褚威格似乎是無意提起的，這與他的本性不合，換上別人，或許就不會放過了。

在這篇作品中，最難得的是以書信的方式來展開陳述，實在再沒有比這種表現方式更恰當的；而書信的方式與褚威格原始的目標相距又很遠，或許這便是創造的秘密罷。否則，其他直接的方式是很多的，例如在男子負心之後，褚威格也可以輕易地遞出一瓶濃硫酸，讓多

情女子一消心頭之恨；事後男子雖獲急救，但終生留下罪惡的標幟；女子以傷害罪嫌被提公訴，判決入獄服刑，出獄後，深覺情海之波濤洶湧，乃遁入修女院，虔心敬奉上帝去了。如此這般，一方面可以警惕世上的薄情男子，一方面可以喚醒世上的痴愚少女，這種安排也是相當道德的。

現在我們再來分析「蟲」這篇作品：

先把重要的情節依時間的先後次序排列出來，大概的經過是這樣的：一個在德國得到醫學博士學位的男子，不久在一家外科醫院裏謀得職位，他在醫院裏認識一個女人，爲了她的緣故，他偷了醫院保險櫃裏的一些錢，後來被發覺了，他的叔父替他賠出這筆錢，但他已無立足的餘地，於是應荷蘭政府的招募到爪哇去服務。在寂寞孤獨中熬到最後兩年；有一天，一位美麗的白種女人前來要求他施行墮胎手術，因爲她和她一個年輕英俊的軍官私通，而丈夫就要回來了。她那傲慢態度和流露着寧靜的美麗面孔，使他覺得自尊受到莫大的傷害，她甚至早就私自把他盤算好了。他拒絕接受報酬，而向她提出狂妄的要求；她一氣之下走了，他驚慌起來，一路追隨不捨，想請求她寬恕。她去找陋巷裏的老婦，他趕到現場時，情況已很危急，她又不肯上醫院，終於不治死去。接著他要負起保密的責任，他捏造一個死因，威脅主任醫生在死亡證明單上簽字。女人的丈夫不相信死亡證明，他去躲藏起來，偷偷登上一艘油輪，可是那棺材也跟來了，女人的丈夫要帶着棺材回英國，或許要開棺驗屍。在一個半夜裏，他在甲板上把這經過告訴一個旅客。在某個深夜，棺材正轉運到汽艇上的時候，他從甲板上跳落下去，把棺材衝落在汽艇上，汽艇被打翻，棺材沉落水底，他舉槍自盡。幾年後，那位知道底蘊的旅客，想起當年報紙對船上事件的報導，把整個前後經過敘述出來。

在事件的安排上，這次褚威格並不怎麼費力；除了從棺材轉運到汽艇以後的發展跟那位旅客得知真情的經過以外，其中主要的情節都由那個中蠱的人順序說出。褚威格讓得知真情的旅客處在第一人稱的地位，藉着他的轉述，又讓中蠱的人以第一人稱直敘出來。在直敘的地方到處充滿激烈狂燥的情緒，旅客補述報紙的報導的時候，却顯得平淡寧靜；二者對照之下，是很有餘味的。

這篇作品在組織上最大的特徵便是節奏緊密，有些部分聯貫起來，真是十全十美，無懈可擊。在敘述旅客如何遇上那人的時候，褚威格的思索能力是很超卓的，在讀者尚未想及任何問題之前，他便一件接着一件地提出解答，而且敘述又極簡潔，我想可能大部份讀者都是處在被動的地位，讓褚威格一直推動到故事的開端的。旅客本來是在馬來亞旅行，因爲有緊急的私事，所以上了那隻郵船；因爲他的艙位緊靠在機器房，又小又熱又暗，所以他趕快逃到艙面上；不過因爲船上的乘客很擁擠，所以甲板上也一樣騷擾和擁擠；他爲什麼不看看書

呢？因為在這亂哄哄的地方，他無法去靜處沉思；他爲什麼不看看海呢？海永遠是那個樣子，除了傍晚有一陣五光十色的炫耀以外，其餘的時間總是蔚藍而空虛；那爲什麼不看看人呢？不到三天，他已認識了每一個面孔，並且熟悉得有點生厭了；他逃到客廳，因爲正有幾個英國女孩子在鋼琴上亂彈華爾滋舞曲，所以他拿啤酒把自己灌得昏昏沉沉，回到艙房去睡，希望把時間無知覺地混過；一覺醒來，已是過了半夜，所以他摸索到甲板上。進行到這裡，他已經和一個不敢公開露面的人慢慢接近了；那個白天躲在悶熱的艙房裏避人耳目的人，如果他想透悶氣的話，只有利用半夜無人的時候偷偷登上甲板了。表面上無關緊要的細節，其實却是褚威格一段一段串接起來的。

在少婦前來要求墮胎的那段敘述雖然都很明顯，可是却更加緊湊了。少婦先滔滔不絕地饒舌不已，稱讚他的醫術，關心他的生活，羨慕他的藏書，却久久不取下面紗，也不通報姓名，他不露聲色地等待她說出真話；她一面裝腔作態地一本本翻書，一面試探性地述說她的生理情況，又偽裝着問詢自己的病因，於是他也偽裝着要爲她檢查；後來他直截了當地猜出，她竟堅定而乾脆地表現出那是意料中事；他忍受不了她的傲慢，決心要她自己坦白說出，於是避重就輕地安慰她不要擔心；她說她心臟有毛病，他故作驚慌地重複她的話，要爲她診察；後來雙方開始正面應戰了，她忽然開口問他知不知道她要作什麼？他回答出來，雙方又一句接着一句地應對着；他以爲她應該柔順些，她却堅毅得像是在對他發號施令；最後她把對他的衡量說出，又將事前早就估計好的價格及付款的地點告訴他，他又驚又氣，自以爲吃了極大的敗仗，受了不可忍受的侮辱，於是潑辣地提出妄求；她最初沒有注意，只覺得自己受到挫折，開始發起脾氣；他也憤怒了，粗暴地向她重提要求，她呆了片刻，隨即哈哈大笑起來，他嚇壞了，想匍匐在她面前，去吻她的腳，向她請求饒恕。在上述的情節當中，穿插了兩段自辯的話，其中一段是在他氣極之後和提出妄求之前；這段所產生的作用是很強烈的，像是用力地把彈簧緩緩拉開，越拉張力越大，接着稍停片刻，忽地把彈簧放開，一時之間還沒有什麼感覺，等她哈哈笑出聲來，才覺得痛不可言了。在他們的應對當中，有些小動作的描寫像翹嘴，仰首等，都是很深刻的。

節奏最緊密的便是從少婦掉身走出醫院開始，他癱了片刻，衝到外面的車棚，用力把竹門撞破，拖出腳踏車，瘋狂地向前追去；少婦的小僮攔住他的去路，他狠給小僮一拳，車子的前輪已摔彎了，他扳正不了，只好開始向前奔跑；他在站臺上度過無眠的一夜，然後坐了一天火車，到城內向她求見，但沒有結果；他向副總督請調，副總督寬慰他，邀他參加招待會，他猜想她可能會去；舞會上，他的焦躁和她的冷漠成爲強烈的對照；她從容優雅地藉故告退，他竟當衆拔腿向她跑追過去，幸好她機智地解了圍；他企圖自殺，又想爲她效勞贖罪，於是寫信給她，表明自己只乞求她的寬恕，他寧可離開人世，只求在這重要關頭爲她効力。這段過程真是戰鼓密集，鼓聲懾人。至於以後他威脅主任醫生簽字，在產生謠傳的時候躲藏起來，及最後他撲落棺材，在水中自盡；這些本來可以同樣寫得十分激烈的，可是褚威

格無意如此，前一個情節還有些洶湧的餘波，後兩個情節便輕淡地帶過了。

在這篇作品中，褚威格也用了些隱喻，不過效果平凡，毫無驚人之處。他說旅客在又小又熱又暗的艙房中，混濁而不流通的空氣充滿了油膩味道，那帶臭味的風拂過臉上的時候，使人聯想起發狂亂飛的蝙蝠；這是影射中蠱的人，讀者一起起他急燥狂奔的情形便可明白。又說艙底下有着機器的震動和聲響，好像一個挑煤的苦工喘着氣在爬一條無盡的鐵梯；挑煤的苦工是中蠱的人，無盡的鐵梯便是無窮無盡，至死方休的責任了。又說半夜裏輪機像一個跳動着的龐然巨物的心臟，在黑暗的航行中不勝負荷地在呻吟喘氣；心臟的比喻是很明顯的。

褚威格的思慮是很精密的，他的努力就像數學家企圖完整無缺地證明出定理一般，有些瑣碎的地方他都顧慮到了。爲了要使中蠱的人敢向少婦提出要求這件事更加可信起見，他事先就安排好讓他因爲女人而流徙到爪哇；爲了讓旅客在初次發現躲在甲板上的怪人時，能够自信地說他看到一張完全陌生的臉，褚威格早就在前面說不到三天，那旅客已認識了每一個面孔。雖然褚威格不能圓滿地解釋爲什麼一個發誓守密，自以爲深負責任的人，竟把秘密自動地向一個陌生人傾述無遺；可是他是考慮過這個問題的，他說那個人顯然爲自己的吐露心事而有點懊悔和難爲情。這問題實際上是很難解決的，這牽涉到採用第幾人稱敘述的問題，正好碰上褚威格的弱點。上述的問題尙無大礙，可是褚威格却另外留下一個瑕疵；爲什麼少婦死後，她的情人對她的死因不表示懷疑呢？他也被蒙在鼓裏，不明真正的死因，從少婦的性格判斷，或許他連她懷了孕都不知情。褚威格說他聽信了一套假話，而且兩個人彼此感到由於同死者的關係，他們的生命結在一起；這太不合理了，如果少婦的情人懷疑死因，他應該跟少婦的丈夫一樣不平，至少也會懷疑醫生的。褚威格也考慮過這個問題，而在作種這交待的時候露出一點猶豫，可是結果還是這樣違反常理；褚威格似乎是在敷衍了，要不然，就是他急着安排一個在以後能替醫生代購船票的人，所以隨便把他們的手握在一起，讓他們像兄弟般親密地交談。

從上面分析的兩篇作品中，可以很容易看出褚威格最擅於描述的激情；他能使人物手足無措，血液冷凝，驚慌到幾乎屏息的地步。他的操縱技術是很純熟的，但他採用的是第一人稱自述的方式，自己感覺什麼，就說出什麼，自然容易得多。即使在不用的作品中，他也採用這種方式；在同一中文譯本的六篇作品裏，有五篇敘述的人便是直接參與故事主題的人，而且還有幾篇是經過笨拙的轉換的；褚威格在這方面實在有些投機取巧。

一般一流作家所忌諱的道德說教，褚威格毫不畏縮地行使出來，居然也會產生成功的傑作，最主要的便是得力於他的組織。

很奇妙地，有些作家所熱衷的褚威格反而毫不在意；例如褚威格有關精神分析的技巧是很深刻的，可是他却跟那些具有分析癖的作家或學者不同，他們拿着不確定的知識充當剖刀，有些精神分析學者還得意洋洋地把刀鋒指向歷史性的人物，連最偉大的天才也不能倖免。褚威格不同的原因或是由於許於他具有社會學家的胸懷罷，他常在作品裏顯露出那種溫和寬厚的性格，他可能讀過不少社會學書籍的，這點在他的作品中也可以找到一絲痕跡；在「蠱」一文中，他說初抵爪哇的醫生，想盡辦法保持勤奮工作的習慣，除了行醫之外，還在從事一些人類學的工作，研究土人使用的毒藥和兵器。